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駟署

卷之二十一

七

新序敘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學者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譯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淒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新序卷一

漢 沛郡劉向著

新城陳用光校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

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拒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麒麟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厲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氏奢侈驕佚魯氏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踰境而從魯之鬻馬牛不遇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邱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邱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邱子虞邱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能用蘧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鰭患之數以諷靈公而不聽史鰭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蘧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鰭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蘧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鰭字子魚論語

11

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為上客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謂為臣謂為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君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

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何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拜為上卿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即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自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若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斬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

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面太宗子教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
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
宗子教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戎兵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
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
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
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鐘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
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
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
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
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
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
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劍產於越珠產於漢玉產於昆崙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
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
固桑對曰今天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翫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
各六翮邪將腹背之翫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王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
為陽陵採微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

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於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期翔乎寥冥之上夫冀田之鵠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晝奮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眩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訐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踴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賢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討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鞶革者也夫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於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從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自為謀則不忠是原於先王而自譴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新序卷二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大成王任周召而

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王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樂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被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鯨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矣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達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三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眾口譏謗不行斯為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聞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樛里子為右丞相樛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陪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

語功文侯示之謗書（箇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國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大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有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曾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饑民（本作下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尉繚）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矣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帑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諸三

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幣羊皮何如鄒忌曰

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貢鉅何如鄒忌曰敬諾請謹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高下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驥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絲毫猶能擊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提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提也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大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幃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殺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車歸公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

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今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賜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賜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歛賦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鼃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樂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馭後靡而

忘國政鄧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僭歟妄為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曰君三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兔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待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書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鰕鯉仰奮陵衡修其六翮而陵清風鹿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修其荊棘加繒繳其頸投乎有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麇麇麇張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園溢滿無酒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行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臺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實天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而望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求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求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求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所以賀我也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

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其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良哉楚莊王益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愚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萬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間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卽十三年矣前為豪矢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謂者無為客通事登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謂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母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弗能牽碣而失水陸居則螻蛄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為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白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者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衛家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見謂謂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頽首司馬門外惟王幸許之謂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我耳王曰

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肘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運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廟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合門招進直言廷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三

雜事第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寧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

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鉞則若莫邪之利，勿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卒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言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固然。乃遂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瞿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騫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強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室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懼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

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
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
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
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青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
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宣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
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三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戰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
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
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
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
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譏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伐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
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齊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
慚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
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
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
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
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
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
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